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葉 蘭

謄錄監生_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伊川先生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

乎占

經說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易傳序

橫渠先生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

一本无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苟尚

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

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

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

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

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於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弊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易者无形之聖人而聖人者有形之

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者乃盡易之道者也
故指易以為聖人可也指聖人以論易亦可也故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
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
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
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制物之智極數知來
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人
能言以尚其辭動以尚其變制器以尚其象卜筮

以尚其占則人皆可以為舜塗人可以為禹此無

他以其得聖人之道故也

易說

易有聖人之道四

恐非為卜筮專為此書當此爻象如此處之則吉
如此處之則凶聖人所以示後世若筮得之者固
當如此處蓋其理不可違而卜筮固在其中矣

朱答

元晦書

白雲郭氏曰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變制器用其
象卜筮用其占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者故

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辭也變也象也占也四者易之變化本於參兩者也參天兩地也錯綜而生變化其妙至於不可知然亦不越乎四者故以言者尚其辭則言必不苟以動者尚其變則動必精義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器必致用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占必知來四者非神之所為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朱義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
裏面各有這箇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
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否曰是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
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
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
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
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

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問以制器者
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是一箇半
開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
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亦只
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欄
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
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
有取其意者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

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並語錄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伊川先生曰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經說

著龜雖无情然所以為卦而

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

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

應也

附呂與叔
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
夫有問仲尼叩兩端而空空易无思无為受命乃如
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
於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
處也

易說

廣漢張氏曰世之君子將欲有為而建功立業將

欲有行而進用撫世詎可不問之以言播之天下
傳之四方故民之從之速於置郵傳命不啻如響
之應聲者以聖人之言不以遠邇而有問不以幽
深而罔測凡物之來于我者近在眉睫之間遠在
八荒之外莫不知之自非盡易之至精安能與於

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為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
道於易中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

易之无乎不備可與酬酢也无遠近幽深見幾知
來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有為造事也有行舉事也有問者焉
而以易言之則其辭足以荅天下之問有命者焉
受而應之如響則其占足以決天下之疑問荅占
決皆辭也故通言之无有遠近以内外言也无有
幽深以變動言也心者天地之鑑萬物之鏡顯於
參伍之神則遠近幽深畢陳乎前遂知來物我與

物一也精之又精謂之至精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本義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于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

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
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問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
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
字義若拘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於上下文不順

一云言是命龜受命
龜受命也 並語錄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康節先生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
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為四
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
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
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
數去其一而極於九皆用其變者也五五二十五天

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元範之數

也

觀物
外篇

橫渠先生曰既言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易說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

无无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

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正蒙

廣漢張氏曰三五天地參而伍之義也一與六共

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
相守此參天地之數而成其行伍所以為變也以
天之一而錯於地而生水以地之二而錯於天而
生火以至天三錯地而生木地四錯天而生金凡
此者謂之錯其數也老陽之數總於九老陰之數
總於六以至少陰之數總於八少陽之數總於七
凡此者謂之綜其數也人能參伍天地之數以通
其變則水火金木經緯於天地之間以成天地之

文者能成之而使之无虧矣人能錯綜天地之數以極其數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見天地之蹟以定天下之象者能定之而无疑矣自非盡易之至

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數也而易又參伍之錯綜之蓋變與數之所自出又制其變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於其變天下之象必定於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

窮盡如此故為天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
可見者皆曰文天下之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
星辰山川草木皆為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
而運或生長融結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
文如青赤之文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以
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一五以變為候者七十二

五以變為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為氣者二十四
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
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
也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七十二三其七
十二為二百一十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二為百
四十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
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
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

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

之又變謂之至變

易傳

或曰參伍以變者乾一變

姤二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此五以變也五

變極矣故四變晉下體復乾為大有又乾一變巽

二變離三變震三變極矣故四變兌五變坤六變

坎復三變又七變艮是乎曰非也三五不相離也

五者三天兩地而倚數三極數也而具五行小衍

也三在其中以重卦論之乾三變坤姤巽也遯艮

也否坤也三以變也四變觀亦巽也五變剝亦艮也伍以變也伍以變則復以三變故艮變離下體坤復變為乾亦三變也以小成卦論之乾一變巽二變離三變震三以變也次自中二爻變而下故四變兌五變坤次自中爻變而上故六變坎七變艮二即五也初自下爻三變即前參以變也次自中爻下而二變次自中爻上而二變即前伍以變也參去伍伍去參皆不能變此三所以為極數五

所以為小衍也天地之運也陰陽三五一五而變
為七十二候二五而變為三十六旬三五而變為
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日月軌度積
於餘分或以參綜伍或以伍綜參交錯而行者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
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
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

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
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
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
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
難曉紫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云省同
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
實又曰參之以比伍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
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

此足以相發明矣

義本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

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著添一做三須著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

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
似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
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
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无窮
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
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
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參
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兵家謂

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
來恁地說又差一人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
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問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
謂也莫是揲著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
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
是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
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

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

六
五指

七
四指

手指畫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綸字綸是兩條

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
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
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 又曰錯綜其數便只
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
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一本云七下生八為陰八上生九為陽便
是上下為綜 又曰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太陽
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
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

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
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
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 參字音曹參
之參猶參互之意 又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
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為三
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過五而齊
以五數之則過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
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參伍之驗以青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家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

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
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

密

答王伯
豐書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康節先生曰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夫易
者聖人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

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開
渾渾然无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並觀物
外篇

濂溪先生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
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
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通書

明道先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
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
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呂與叔
東見錄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暢潛
道錄

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不為常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游定
夫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若論

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

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而

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並入
語錄

喜怒哀樂未發之

際此心即赤子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孔子之絕四即

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即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

安得不和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並答呂大臨論中書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

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謝顯道記
憶平日語

橫渠先生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

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

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感亦有

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不免而中無為也不思而得无思也

解

三月不違仁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

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无亂色縱耳之所聽更无
姦聲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已復禮三月不
違之足言哉

語解

龜山楊氏曰心正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餘杭
語錄

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无為足以感

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

化未足與議也

語解

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无

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

故故謂之達道

中庸解

廣漢張氏曰夫至精猶有所思也惟易則本无所
思至變猶有所為也惟易則本无所為无思无為
如鑑也然形至則應如谷也然聲至則應无思无
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極天下之

至神也

易說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師說

五峰胡氏曰楊先生中庸解謂中也者寂然不動

之時也。紫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是楊先生指未發時為寂然不動也。頃侍坐時常及此，謂喜怒哀樂未發，恐說寂然不動未得。吾丈曰：楊先生如此解，某悚然愧懼，竊謂於先覺所言但當信受奉行，遂不復啟齒。今來教舉尹先生之說，亦如是。某反復究觀，茫然莫知所謂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矣。竊謂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

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也心之體段則聖人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生同一性已發則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夫聖人盡性故感物而靜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生不能盡性感物而動然後朋從爾思而不得其正矣若二先生以未發為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尹先生乃以未發為

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世之至行舉
非真心邪 二先生萬夫之望百世師表所言但
當信從不可妄疑其失然審問明辨中庸之訓也
有所未明不敢自己承舉先君子之言為誨愴然
內傷如見顏色惟先君子所謂不起不滅者正以
靜亦存動亦存而言也與易无思无為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非若二先生指喜
怒哀樂未發為寂然不動也某愚謂方喜怒哀樂

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无以異也而
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
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而非庸人所及
也惟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更不用擬議也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否若下不得即知其立意自
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矣恐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
意非苟然也心性固是名然名者實之表著也義

各不同故名亦異難直混為一事也尹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為真心既曰未發恐難指為心又讀前教蓋尹先生所論已發未發却偏指未發為真心故某疑其不然今蒙垂誨若見真心則已發未發皆真自是釋然無疑矣

並與曾吉甫書

白雲郭氏曰易无思无為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至於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

天下之故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有行始於有為有為始於有思有思有為者人也是思無為者天也誰能有思有為而無於人之累乎其唯易而已易有思也本於無思有為也本於無為合五十有五之數歸於太極寂然無聲其一不動萬化冥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為六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以然者無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

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神謂之至神

易傳

易

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太極未分時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吉凶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

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

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之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本義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

上說亦通 感而遂通者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
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
先儒說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說得有意思 陳厚
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
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
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 問
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
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

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

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並語錄

易无思也无

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大集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明道先生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

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劉師訓

橫渠先生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
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
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
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
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亦以其術
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
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
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
麤神则无精麤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
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
皆出於性性之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為
別

並易說

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

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聖人指其化而裁之耳
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
正蒙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也蓋唯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
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經學
理窟

廣漢張氏曰深者理之奧能極深則天下之志果
有不通者乎幾者事之微能研幾則天下之務果
有不成者乎然深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其窮

理之奧而天下之好惡取舍從違去就揜之以理
莫不一以貫之而无所遺也幾之所以成天下之
務者以其察事之微而天下之得失利害成敗存
亡圖之於微莫不預為之計而无所廢也然深也
有待於極不極則不能造其至幾也有待於斫不
斫則不能窮其精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
以指其方隅而言之也至於神則不疾而速初未
嘗疾而速也感而遂通者乎不行而至初未嘗行

而至也寂然不動者乎 夫自至精至變而造於
至神自唯深唯幾而造於唯神其原皆自於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君子將有為
也將有行也皆可以至於聖人之道故終之以此

並易
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
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

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
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
志无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
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前言聖
人之道四四者本於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
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
唯深唯幾唯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

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於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易為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與幾夫易

聖人體之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
非推見至隱者其能盡通乎易至精者也天下之
務其來无窮非曲得所謂者其能成乎易至變者
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為者皆然易至神也體
易者至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研幾之效
也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新安朱氏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
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

易傳

所為也

義本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

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
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易是說那未有這事研
幾不是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
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
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
下之志亦只是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
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深

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
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
天下之志猶言開物故其下對成務問唯深唯
幾唯神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亦是易
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恁他黑
宰宰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都有箇端
緒可尋有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唯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幾便是周子所謂

動而未形有无之問者也 問深幾二字如何曰
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
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
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
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
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
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
明曰然

並語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

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
觀象玩辭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
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
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
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
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

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
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
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
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
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
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也歟

易精變
神說

右第十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四